



同文馆



历史-人类学译丛

# 伊隆戈人的猎头

一项社会与历史的研究 (1883-1974)

Ilongot Headhunting, 1883-1974

A Study in Society and Hi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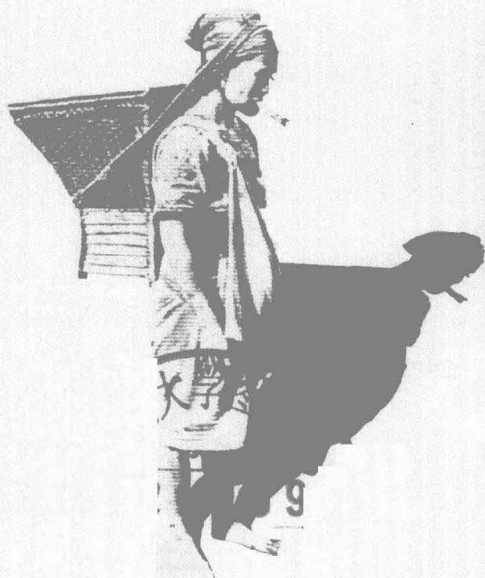
〔美〕罗纳托·罗萨尔多 (Renato Rosaldo) 著

张经纬 黄向春 黄瑜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同文馆



历史-人类学译丛

# 伊隆戈人的猎头

一项社会与历史的研究 (1883—1974)

〔美〕罗纳托·罗萨尔多 (Renato Rosaldo) 著  
张经纬 黄向春 黄瑜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08-279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隆戈人的猎头:一项社会与历史的研究(1883—1974)/(美)罗萨尔多(Rosaldo, R)著;张经纬,黄向春,黄瑜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

(历史-人类学译丛)

ISBN 978-7-301-19626-7

I. ①伊… II. ①罗…②张…③黄…④黄…… III. ①文化人类学 IV. ①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9837号

*ILONGOT HEADHUNTING, 1883-1974, A Study in Society and History by Renato Rosaldo*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1980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ww. sup. org](http://www.sup.org).

书 名: 伊隆戈人的猎头——一项社会与历史的研究(1883—1974)

著作责任者: [美]罗纳托·罗萨尔多 著 张经纬 黄向春 黄瑜 译

责任编辑: 陈 甜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9626-7/K·081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 pup. cn](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 com. cn](mailto: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19印张 240千字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 pku. edu. cn](mailto:fd@pup.pku.edu.cn)

## 《历史-人类学译丛》弁言

一、《历史-人类学译丛》的刊行,旨在译介近三十年来历史学与人类学相互交流、相互激荡所催生的重要学术成果。本丛书主题中的“-”外形似减,实则蕴涵相加之意,可引申为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联姻。这场跨学科的联姻对各自学科都带来不小的冲击:在历史学界,出现了人类学化的史学研究;在人类学界,产生了具有历史深度的人类学分析。这些研究为这两门学科引入了新的研究方法,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形成了新的问题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各自的整体面貌和发展轨迹。

二、本丛书将收录以下三种类型的著作:人类学化的史学研究、具有历史深度的人类学分析和中国研究领域具有历史人类学取向的研究论著。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联姻,只是跨越了彼此设定的边界,而没有取消这条边界。恰恰是这种因学科本位形成的边界,为双方富有成果的交流提供了原动力。本丛书希望显示两门学科向对方学习不同出发点和联姻给各自学科带来的不同冲击。同时,我们还希望译介中国研究领域的相关成果,展示这种跨学科交流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三、由于两门学科的学术传统各不相同,历史学与人类学对彼此的概念和方法的借鉴,是有选择的借用,而不是全盘的“拿来”,而借用又有程度的差别。我们在编辑这套丛书时,并不拘泥于入选的著作必得以“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相标榜。近三十年的不少重要社会文化史论著,虽然没有使用“历史人类

学”的概念,但在推动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理应被收入本丛书。同样,人类学中的一些相关著作,由于对历史过程、历史意识等问题十分关注,也被收入本丛书。

四、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中国的社会文化史学者与人类学家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交流和合作,并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形成了具有一定本土特色的方法论。我们希望本丛书的刊行,能为推动相关研究和讨论略尽绵薄之力。

《历史-人类学译丛》编委会

2008 年 11 月

献给我的父母,贝蒂和罗纳多

## 致 谢

v

我谨向我的伊隆戈友人与伙伴致以最诚挚的谢意。为了保护隐私,书中提到他们时,用的是化名。每当我忆起与他们的谈话,还有山间小径上的漫步,快乐便在心头回荡。

各位读者现在读到的书稿,颇多受惠于1975—1976年间我在新泽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中心时,与诸位人类学家及社会历史学家的交流。1967—1969年及1974年,我所做的田野调查,受到国家科学基金博士学位奖助金、国家科学基金会研究资助项目GS-1509与GS-40788号,以及斯坦福大学初级教员梅隆奖的资助。1977年秋季,斯坦福大学的科研假则为我提供了写作的时间。

在参与我们研究的新部落传教团(New Tribes Mission)成员中,Dell与Sue Schultz给予帮助尤著。还有Harold Conklin、Jean Conklin、Robert Fox、Barbara Pringle、Robert Pringle以及Douglas Yen等人曾到田野造访,对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宝贵意见。国家博物馆人类学部作为我们在菲律宾的所属机构,对我们提供了慷慨的资助,在此谨表谢忱。

vi

Jane Atkinson、Harold Conklin、Jean-Paul Dumont、Genevieve Edwards、Clifford Geertz、Mary Jane Himel、Bridget O'Laughlin、Sherry Ortner、William Reddy、Michelle Rosaldo、William Sewell、Sylvia Yanagisako以及Aram Yengoyan对书稿给予了大量有益的评论。而Keith Aufhauser、Jens Christiansen、George Collier、Jane Collier、Robert Darnton、Duncan Foley、Hildred Geertz、Robert Paul、Mary Pratt、Edith Turner、Victor Turner及Harriet Whitehead也不吝赐教。

Amy Burce 制作了历史年表。

米歇尔·罗萨尔多(Michelle Rosaldo)与我共度了研究与写作时的痛苦和快乐。正是这份陪伴,给了我最大的慰藉。

罗纳托·罗萨尔多



## 伊隆戈语音位

| 辅 音 |   |    | 元 音 |   |
|-----|---|----|-----|---|
| p   | t | k  | i   | u |
| b   | d | g  | e   |   |
| m   | n | ng | a   |   |
|     | l | r  |     |   |
|     | s |    |     |   |
| w   | y |    |     |   |

### 注 释:

- 1) ' 是喉塞音。
- 2) ng 是软腭鼻音。
- 3) r 是浊软腭擦音。
- 4) 元音 i 和 u 会随语境不同发生高低音位变化,在浊塞音后必须发高音,而元音 i 在齿鼻音前也发高音。
- 5) e 是中央不圆唇元音,当发长音( $\bar{e}$ )时变为开前不圆唇元音。

# 目 录

|              |       |
|--------------|-------|
| 致 谢 .....    | (i)   |
| 伊隆戈语音位 ..... | (iii) |
| 导 论 .....    | (1)   |

## 第一编 过去塑造现在

|                                    |      |
|------------------------------------|------|
| 第一章 伊隆戈人的历史观念 .....                | (31) |
| 第二章 1923—1956 年,布塔格—卢米亚德仇杀往事 ..... | (59) |
| 第三章 1969 年,庆祝结盟 .....              | (76) |

## 第二编 人们行为中的社会结构

|                               |       |
|-------------------------------|-------|
| 第四章 1941—1945 年,集体记忆的源头 ..... | (103) |
| 第五章 1945—1954 年,猎头的政治 .....   | (126) |
| 第六章 1955—1969 年,婚姻的政治 .....   | (163) |

## 第三编 集体认同的解体

|                                  |       |
|----------------------------------|-------|
| 第七章 1883—1905 年,历史视野中的卢米亚德 ..... | (205) |
| 第八章 1890—1928 年,历史视野中的仇杀 .....   | (231) |
| 后 记 .....                        | (254) |
| 参考书目 .....                       | (266) |
| 历史年表 .....                       | (273) |
| 伊隆戈地名、人名对译表 .....                | (280) |
| 索 引 .....                        | (283) |

## 导 论

本书立意,志在俯察历史过程,以期对民族志做出更为洞彻的分析。对于人类学领域的大多数研究者来说,这门学科采用的共时性研究方法,缺陷与优点兼具,二者一样显而易见。的确,当代的一些研究者以及我本人发现,我们的调查结果常常与传统民族志模型不相符合。在许多个案中,调查结果可能会非常雷同,仅有一些极其细小的变化,比如出现“均衡裂变对立”(balanced segmentary opposition)这样的类型变化。而在另一些个案中,比如伊隆戈人,研究者会发现,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传统民族志方法提炼出的各种概念工具都不相吻合。由于目前人类学理论工具有限,所以下一步的研究方向,仍旧没有直接答案。

我经历过一段颇为曲折的心路历程,随后终于觉悟,我们的民族志现在应该从历史视角来研究所谓原始社会,我将在下文中简要回顾这段心路历程。首先,我将从我本人与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这位20世纪头十年就开始了解伊隆戈人的民族学家说起,他和我身处的世界截然不同;第一步要谈的就是方法论,既然我要从历史视角审视伊隆戈人,那么我也先以同样的视角来省思自己。其次,我将指出社会结构的共时性研究的不足之处及其原因所在。第三,我力图阐明,仅对历史过程的关注远远不够,还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定义社会结构的概念,而这样的构想就要求我们与早期民族志的写作方式分道扬镳。最后,我还将指出,历久不变的原始人形象(image of the timeless primitive)并非一项发现,而是人类学研究卓有成效的方法创造出来的幻象。

## 在伊隆戈人中反思琼斯

2

我对菲律宾吕宋岛北部伊隆戈人的关注始于1966年秋天,当时我和米歇尔收到一本亨利·米尔纳·莱德奥特(Henry Milner Rideout)所写的美国人类学家威廉·琼斯的传记。琼斯曾在伊隆戈人当中做过田野调查,大概是这份礼物引起了我们对伊隆戈人的好奇,引领我们在伊隆戈人中进行了民族志调查。我一读到书中生动的书信和日记摘要,就深受吸引,可我翻完全书后得知,琼斯在将近一年的民族志调查之后,于1909年4月3日被伊隆戈人杀死,我登时变得兴味盎然又倍感担忧。<sup>①</sup>

随着阅读深入,强烈的兴趣征服了我。我被琼斯描述的伊隆戈人特征所吸引,他们“热衷于愉悦的交谈”,擅长“使用手势和呼喊”(Rideout 1912:171)。琼斯的作品写于美国民族志书写刚刚起步、满怀天真热情地追求浪漫的异国风情的年代。当发现自己或许身处吕宋岛北部最为“野蛮”的人群时,他欣喜万分:他们的栖居地与风俗一样“充满奇趣”、“独具特色”。1908年4月16日,琼斯到达伊隆戈地区那天的信中,用下面这些炽热的语言描述了他研究的密境中浑然天成的丰裕图景:

请不要给此地的我写信,因为它可能永远也到不了这儿!它远离卡伽岩河……如果人们想到这里,很可能会迷失在丛林中。这是我到过的最偏远的地方,这里的人也很可能是我见过最野蛮的人。我住着一间精致、阴凉的小房子,屋顶用棕榈叶搭盖,离地高约7英尺,我能从各个方向眺望远方。四周

---

① 琼斯被杀的原因主要归咎于他自身。他的田野日记(1907—1908)披露,由于伊隆戈人未及时将他的物质文化藏品送往低地,令他极为恼火。琼斯心急火燎,恶言辱骂伊隆戈同伴,随后还威胁要把一个老人送进监狱。

有丰富的猎物。我希望有一把短枪。河里满是鱼。(第146—47页)

琼斯的信件和日记摘要描绘了人们从河流和山林收获的原始丰裕景象。在那繁茂的栖居地上,琼斯吃住无忧,与伊隆戈人交谈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的确是健谈的聊友。

3

然而,伊隆戈人的生活并不全是槟榔叶和鱼,琼斯对当地人有时也会生厌。他在1908年10月10日田野日记里,描述了一星期内第二次台风过后的那个早晨,他的伊隆戈同伴们的状况如下:



1908年,在塔木斯(Tamsi)的一组伊隆戈房屋  
(威廉·琼斯摄。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惠允使用)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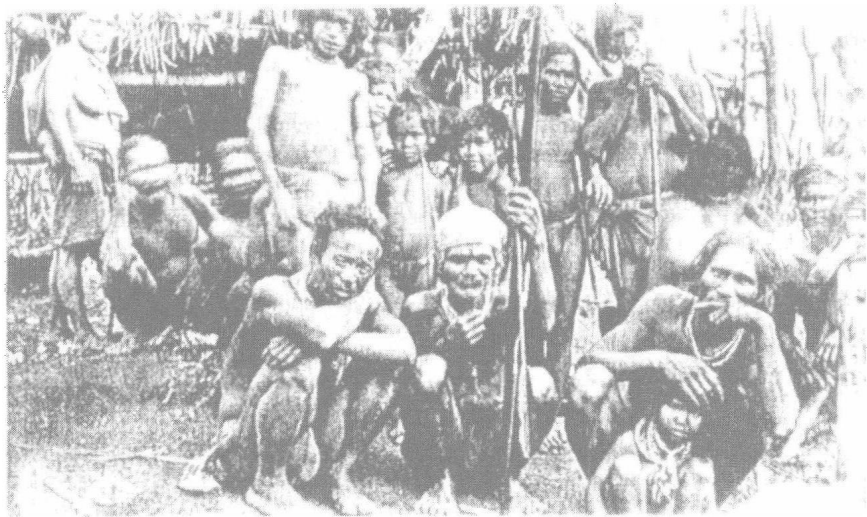
都怪倒霉催的天气,这房子已经成了大半个塔木斯的公共聚会点了。人们从住处出来,在这里一直闲逛到早饭之后。他们要待到肚子填饱后才离开。他们怎么看怎么不舒服。手上、脸上和身上沾满各种脏兮兮的泥点;头发板结乱蓬蓬。他们坐下来抓挠满是茧子的身体时,更像野兽而非人类。女人敞着怀奶孩子。(Rideout 1912:176)

琼斯在对猎头的描述中,经常将伊隆戈生活方式的魅力与嫌恶之处一并展示。1909年3月19日,在他遇害的10天前,他在信中写道:“我写信这会儿,一群男人已经出去寻找两个年轻人了,他们昨天去采竹子还没回来。”(第188页)这两个年轻人去找竹子做竹筏,运送琼斯和他的行李、民族志笔记以及物质文化藏品到低地的下游,最后运回芝加哥的菲尔德博物馆。琼斯在同一封信中继续写道:

5

要知道天气一天天变热,现在太阳一晒就是一整天。结果每一所伊隆戈房子都在防范伺机猎头的人,而想要猎头的本地年轻人则都到其他地区潜伏猎头去了。所以鲍尔斯(Bowers)船长在塔木斯下令装船时,伊隆戈人拒绝执行,因为犯了这段时间出行的禁忌,他对我说:“这说不定是不错的民族志材料,琼斯,不过装不了船这事也挺让我闹心的!”(第188页)

往更深层说,琼斯对伊隆戈人的矛盾心情,从对他们原始之美的爱变为原始兽性的恨,可以追溯到他本人的生活史,以及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历史走向,对他产生的影响。他对菲律宾研究的兴趣似乎来自于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他在哈佛任教时,琼斯是那里的学生)向往神秘又富于探险的精神。在桑塔亚



1908年,来自塔木斯以及附近地区的一群伊隆戈人

(威廉·琼斯摄。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惠允使用)

纳眼中,典型的美国人“追求身心自由的广阔天地”(1920:197)。琼斯展现了他对世纪之交的美国人纯粹品质的偏爱,他写道:“伊隆戈人的社会使我心醉的并非社会本身,而是在荒野山岭与幽静丛林中的自由生活”(Rideout 1912:198)。琼斯确实在1908年到1909年间,愉悦地反复提到如桑塔亚纳所谓“广阔天地”的伊隆戈人的土地。

然而,即便琼斯在他的田野调查中表现出对“广阔天地”的热爱,但其中也处处流露出思乡的渴望。琼斯在一封信中曾严厉批评,地图上的图标竟然连“一个确定的地方,哪怕像一个印第安村庄那样明确”(第148页)的地方都标示不了。散落的伊隆戈住屋与当时相对紧密的美国印第安村庄构成对比。谈到这些细节,琼斯思乡情切,热切地希望伊隆戈土地上的“荒野山岭”可以代替他

年轻时俄克拉荷马地区<sup>①</sup>的开阔平原。

琼斯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大部分是在俄克拉荷马州度过的，他对那些逝去的岁月与生活过的土地充满了浪漫回忆。他在印第安土地的那些年里（从他 1871 年出生到 1889 年满 18 岁），有时与他的福克斯族（Fox）印第安祖母一起度过，有时像牛仔一样工作。1907 年远赴菲律宾之前，琼斯返回他出生的俄克拉荷马州看了“最后一眼”；他对这次造访的印象，作为回忆记在 1909 年 2 月 25 日充满乡情的信中，颇值记上一笔：

我希望平原能够保持我“孩童”时的模样……我看到这些景物时，内心升腾的那种悔恨难以形容。令人极度厌恶的丑陋摧毁了整个地区——风车、油井、金属栅栏。这里是药店，那里是杂货铺。牛仔和边境垦荒者都离开了。印第安人穿着宽罩衣，就像“流浪汉”。那些独特的装束、棚屋、牧马人都已沦为往事。原始大草原已不复存在。现在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州！虽然你看到的仍是昨夜星辰。可你还能见到那时的皎洁月夜吗？你可还曾听过野狼的孤嚎和郊狼的尖啸吗？我希望你还能看到长角牛和旧时的牛仔。现在的牛仔和他们比起来可不是一回事儿。（第 200—201 页）

琼斯在伊隆戈地区寄出的那封信中，哀悼了西部原野、牛仔和印第安人黄金时代的逝去；那个令他哀伤的时代曾是他孩提时代的童年，也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

琼斯远赴菲律宾之前回到俄克拉荷马州时，哈佛读书期间（1897—1900）曾已显而易见的东西，再现眼前。在哈佛，他曾带

---

<sup>①</sup> 俄克拉荷马州：原为北美印第安人聚居地，该地于 1889 年向白人移民开放，1907 年才加入联邦，成为美国第 46 个州。——译注



着三个同班同学在“水牛比尔之野性西部”<sup>①</sup>展览中“深入幕后”；在一个“露天的休息室”里，他们看到“装饰一新的帐篷、马匹、马具、拓荒者、格林机关枪、水牛、印第安人以及琼斯在‘俄克拉荷马地区’早就认识的莽骑兵(Rough Riders)<sup>②</sup>”(第66—67页)。在追忆过去的“野性西部”展当中，水牛比尔(两侧是拓荒者和莽骑兵)等演员和展品，用怀旧的场景再现了充满生机生活变化。

琼斯的传记作者继续回忆“水牛比尔之野性西部”展，“牛仔们欢迎我们，一半因为他们是比利[琼斯]的朋友，另一半因为他们曾和哈佛人一道在圣胡安山(San Juan)共同奋战”(第67页)。莽骑兵的确是牛仔的继承者。传记作者以生动的文笔，记录了琼斯十多年后追忆自己大学时代的生活：

在那个春季学期，哈佛的人们清楚记得，兴奋的巨浪如潮水般涌入学校，淹没了所有个人或学术问题。起初，我们赶去纪念堂吃早饭时，传来“缅因号”(Maine)在哈瓦那港沉没的消息。<sup>③</sup>报摊的黑色标题写着事情的真相，报摊在侧面的走廊，正好位于前人留下的一面开裂战旗的下方。从许多天以前开始，报纸上的标题就越变越大了。(第56—57页)

7

琼斯曾为牛仔，所以挑选者有意把他选为莽骑兵成员。他在

① “水牛比尔”：原名威廉·弗里德里克·科迪(William Frederick Cody, 1846—1917)，南北战争时从军，后担任过驿站骑士、农场主、边境拓荒人、美洲野牛猎人和马戏表演者。为美国西部拓荒时期传奇人物，“水牛比尔之野性西部”为其组织的著名牛仔主题马戏巡展。——译注

② 莽骑兵：美西战争期间(1898年4—12月)，由西奥多·罗斯福组建的骑兵团，成员多由牛仔、矿工、法律执行官，以及美国原住民等组成(还包括哈佛大学等常青藤校友)，罗斯福自任上校，曾在古巴圣胡安山战役中以白刃战击败西班牙人。——译注

③ “缅因号”在古巴哈瓦那港沉没，导致美西战争爆发，三个月后，西班牙战败。1898年12月，两国在巴黎签订和约，西班牙让出了古巴和菲律宾。——译注